



月满中秋 情满故乡

□马韵涵

银杏叶镶嵌着金边
把一枚枚勋章
别在岁月的枝头
校园里的诵读声
穿越清脆的鸟鸣
在湖边
荡起一层层涟漪
又是一年
桂花香
又是一年
开学季
又是一年
秋收忙

深情何止几千年
迢迢银河
也阻挡不了千古的
爱恋

超然台的明月
圆了又缺
缺了又圆
左牵黄右擎苍
西北望射天狼
三十八岁的苏轼
一腔热血和豪迈
在密州城
留下了千年的印记

嫦娥奔月
出走的古寒国
就在我们的
潍坊寒亭
吴刚捧出的桂花酒

岁月老去
情怀永在
月满中秋
情满故乡



那醉那醒那清风

□孔祥秋

亭，水光山色中的点睛之美，为古代文人偏爱，为此，风格各异的名亭遍筑神州，亭间佳话流传千古，多有文墨之香。

安徽滁州有三亭，大家首先想到的自然是醉翁亭。是的，不管是十大古亭，还是四大名亭，醉翁亭都名列其中，而且被誉为“天下第一亭”。有人这样叹道：欧阳修一贬，造就了文学经典；欧阳修一醉，成就了天下名亭。因为欧阳公的生平，也因为《醉翁亭记》，我对滁州深有向往。

说起来，滁州也绝非三亭五亭，既然这第一亭和欧阳修有如此重要的关系，另两亭自然也不会远，和欧阳修也多有牵连，似乎关系更紧密些。

欧阳修初上琅琊山，独爱醉翁亭，邀朋宴客多在亭中，后来，他又在丰山发现了一处更美的所在，景美泉美。如此胜地，怎能独乐，何不让大家来欣赏呢？欧阳修便在泉边建了一座凉亭。这就是丰乐亭。

丰者，茂盛、丰富。欧阳修向来倡导与民同乐，丰乐亭，众人欢乐，收获更多快乐之地，表达了他的这一意旨。而又依了丰山之名，也是顺应民意。

滁州，难说有多美的酒，也难说有多美的景，可为何让欧阳修如此沉醉？其实一切并不重要，有品，清水就可为美酒，有心，寸草便可成美景。这座朴实得有些贫穷的小城，让欧阳修一下子悟了，依自然，归民心，彻底融入其中。无我，才有大自在，才有大欢乐。

醉翁亭也好，丰乐亭也罢，都是与民同乐的大众场所，欧阳修不能只在这喧嚣之中醉而忘归，他需要自我的存在，需要更深层次的思索。于是，在距丰乐亭几百米处，欧阳修又建起了一个亭子，也就是那第三亭。亭子建得很简单，也没有像丰乐亭那样用奇石加以烘托，没有遍植花卉来映衬，四周的景色毫无奇妙之处，所以这样一个平淡的地方，自然也就少有人来，但欧阳修偏爱这里，常常独自来到亭中，不饮酒不赋诗，只是临风而坐。

许多人对这位愿与民同乐的太守有些不解。谁懂呢？

欧阳修的弟子曾巩来了，这位对欧阳修的文章、人品都非常尊崇的年轻人，见欧阳修不茶不棋，无诗无酒，只是于亭中默然清坐。他，恍然大悟，怪不得欧阳修偏爱此亭，醉，不是目的，醒，才是根本。曾巩感慨万千，挥笔写下《醒心亭记》。

飞鸟流云，山花野草，只看到他的醉，只有明月清风知道，他求是醒。醒中知民心，醒中有天下。

醉在身，醒在心，醉醒之间有乐，这就是欧阳修。知其醉者是其身边的三五随从，见其乐者是周围的众人，懂其醒者又有几人呢？醉翁亭位列万亭之首，丰乐亭也多有知，醒心亭却少有人了解，也难见这方面的文字。不懂得醒心，美酒又何在呢？纵是狂饮千杯，不过也就似喝了些索然无味的水罢了。

一醉一醒，亦醉亦醒，醉醒自如，这才是他的人生。

现在人们去滁州，追逐的当然多是醉翁亭，醒心亭仍少人寻问。若是有缘，还是到那里坐坐为好，品悟那一亭的明月清风。

那高邮的城堡

□高玉宝

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以马可·波罗向忽必烈汇报的方式描绘了五十个想象中的城市。卡尔维诺的笔带领马可·波罗沿着古丝绸之路，进入中国。他看到的是高大的阳台，雄浑的城墙和笔直的道路，还有富足的人民。他的笔下，一座座中国的城市都通往世界尽头，大运河上的船只开进雾里，似乎都向着威尼斯的方向。在中国的城墙下行走，他会听到丝竹与琴瑟之声从宫殿内传来；腰间佩着黑铁之剑的武士分坐正殿的两边，即使是庆功之宴，纪律严明的军人也没有表现出一丝懈怠。他们的耳边时常响着征战的号角与铁蹄跃过绿洲时的匆忙之声，还有大漠朝阳初升时的悲凉……

站在高邮大运河上，商贾往来，河水湟湟。高邮，似乎比“看不见的城市”更神秘。这些神秘远在运河水流之上，飘在每一缕新的阳光里。不去思索时间，只作历史人流中的一分子，从远方来，到远方去。风尘仆仆也罢，春风得意也罢，总要勾勒出一幅人生的图卷。第一次读到高邮，当然是在汪曾祺的书里，那么绵软，那么精致，让人不禁对高邮有了更多亲近。

想想，白云飘过河水，白马滞留于荒原，苍鹰盘旋在高空。沿着运河前行，河水中飘荡着高邮的船歌，这些船家历来都是一座城市的线索，是他们将一座城市与另一座城市串联在一起，他们将最好的歌声运往远方，然后带回茶叶与铁器，还有用来装饰美人的玳瑁。那时，高邮的船家都腰背大弓，铁箭用来射杀河里的大鱼，竹箭用来对付运河上的强盗。整个运河无人不知高邮船家的底细，他们的女子温柔得像水，喝桂花酒，唱最为轻柔的歌，给情人舞剑，送别时不忘深深亲吻情人的脸。高邮的女子温柔如和风，也暴如烈马。她们的矛盾在于多情，饮了酒，唱了歌，尤甚。她们的船载过无数参战归来的英雄，亦浓烈地爱上那么多深情的汉子。

那时，船家坐在船舷上歌唱，对着明月射箭，歌声里满带诗人秦少游的忧伤。他们从一出生即深知生活的含义，活下去的理由多得是，秋风浩荡，歌声弥漫的古城给人生增添了别样的思索。

清晨，这些船家，同样是一群技艺精良的掌舵者，他们装好货物，然后严格依照祖训，带有仪式感地启动大船。高邮的运河是一片大水，从遥远的地方流进古河道，湟湟而下，一路奔流直至入京。京杭大运河呀，运河渐远，两岸的屋厦上飘起炊烟，这些都缭绕在树丛中，运河两旁飘摇着浓密的芦苇，风一来，它们便摇旗呐喊，鼓噪出很大的声响。水面上有时会开满连天的荷花。初秋，荷影间只零星地挺出一枝单薄荷花来。花瓣一色粉红，如戏角儿美妇的淡妆，色彩由花瓣的顶尖儿慢慢洇染下去，越来越淡，最终是洁净的白。让人不禁回到古时，在这美景之下，运河上的船静静地泊在码头，船多是两桅或单桅，船身像一笔带过的礼器碑帖里的“一”，头尾收敛，像极了一抹动态的水流。船身照例是黑色，因为涂了乌油。船家立于船头，水手是儿子和女儿，儿子负责拉篷、摇橹，女儿负责撑篙，有时老婆负责掌舵。船家好酒，将身上的大弓取下，将长袍挽起，将怀里的银子放在甲板上，一边喝酒，一边唱古时的歌，仔细听，你会听到这流传了千百年的歌正是《诗经》与《楚辞》。船家拔锚开船前，先擂了鼓，敲了锣，锣声分紧拍、慢拍，三个紧锣，一个大鼓，一阵响锣一阵密鼓。然后，在船头烧纸烧香，煮白肉，放一干响的鞭炮。所有人唱着同一曲，高邮古城墙都会被这些歌声摇晃得酥软无比。一年一年的延续，使整条运河充满了生机。

高邮的生机，即缩在这些闪光的字句与印象里，缩进《看不见城市》的字迹中。古时定有一白衣女子乘船而来，定会抚琴独吟，身后一条条高邮的大船无声航过。对于白衣女子，他们既不思来途，亦不问过往，只听得她的歌声渐渐唤醒黑夜。河上升起一轮明月，肥胖的月亮让人想起情人的脸庞，还有她在灯下浅浅微笑的迷离。船家像极了时代的诗人，他的腹中有酒，心中的歌早就传到远方。

记初秋

□卢源炜

秋天的确是来了
跟着夏末的脚步
轻盈，轻盈
不愿发出一点声响
我坐在房外的台阶上
感受这段悄无声息的转变

打量着秋风
打量跳舞的落叶

清风卷起一片落叶
卷走了仅剩的夏天
轻拂，轻拂
为每片树叶引好了方向
我躺在门前的草地上

远处的树还大多翠色
盛夏用它的热烈
把树叶妆点
初秋倒是不紧不慢
轻绘，轻绘
绘出一笔金黄
这是属于秋天的赞歌
是生命给予自然的
最美的礼物